

丙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七輯

(內部發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

1963年12月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七輯

(內部發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

1963年12月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七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

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

定 价： 0.80 元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的刊印，旨在廣泛積累歷史資料，特別是與本省有關的史料，並促進史料徵集和撰寫工作的開展。選刊的稿件，大都是撰寫者的親身經歷或親身見聞，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由於每個撰寫者是從不同角度來敘述的，有一定的局限性，內容可能不夠完備和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印行，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參考，不宜外傳。

二、本選輯所選資料，主要是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歷史的各個方面，凡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社會風尚等史料，均所歡迎。來稿只要有史料價值，不拘體裁；除有關全國性的稿件選送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備用外，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刊登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綜合、刪節和作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宁波癸丑独立記	沈映民(1)
癸丑劝告宁波取銷独立的經過	金湯侯(12)
浙江部分省議員要求都督朱瑞宣告独立的 經過	許炳堃(16)
附录一：省議員莫永貞等要求浙督宣布独立函	
附录二：浙督为办理莫永貞等要求独立案經過咨国务院文	
我劝朱瑞参加“二次革命”的經過	葛敬恩(21)
参加癸丑“二次革命”的回忆	傅墨正(24)
“二次革命”在衢州	徐映璞(27)
参加浙江护国軍討袁的回忆	来伟良(31)
北洋軍閥統治时期浙江政情拾零	許炳堃(36)
浙軍第一师“援閩”回忆录	梅 瑩(42)
浙江陆軍第一师“援閩”的回忆	夏达才(50)
“浙軍援閩”和护法政府的“援閩浙軍”	张性白(55)
周凤岐事跡紀要	本会文史資料办公室整理小组(61)
我和周凤岐早年时期的关系	葛敬恩(79)
二十六軍成立前的周凤岐	樊崧甫(81)
二十六軍富阳战役的回忆	王文熙(85)
夏超出兵时的浙軍第三师第十团	虞元伯(91)
周凤岐的二十六軍軍官团	刘劲持(94)
北伐軍入浙外海水警起义回忆录	来伟良(97)
陈仪与浙江陆軍第一师	蔣授謙(101)

、 1 、

我在孙传芳的五省联军飞机队的一段经历	陈棲霞 (108)
浙江省制宪回忆录	徐映璞 (117)
处州双龙会拾遗	闕良庆 (148)
补充、訂正、质疑	

对《浙江軍事紀要》的一点訂正(一)	来伟良 (151)
对《浙江軍事紀要》的一点訂正(二)	裘冲曼 (151)
关于《浙江改組派鱗爪》的一点补充	张乃恭 (153)
对《我所知道的朱家驊》的一点訂正	楊子鏡 (154)
对《阮毅成学步朱家驊》的訂正与补充	应占先 (154)
对《郑文礼与浙江旧司法界》的几点意见	张乃恭 (156)
《郑文礼与浙江旧司法界》一文的訂正与补充	金沛仁 (158)
关于《魯滌平在浙江》的訂正	左佩 (160)
《浙江CC的派系紛爭》一文的补充与 訂正(一)	黃紹竑 (161)
《浙江CC的派系紛爭》一文的补充与 訂正(二)	卢炳普 (162)
《浙江CC的派系紛爭》一文的补充与 訂正(三)	金沛仁 (163)
对《紀辛亥年上柏王世昭义民軍大血案》的訂正	邱寿銘 (164)
关于余姚盐场創始期质疑	曾寿昌 (164)
对《民社党在浙江的内幕》的补充和訂正(一)	程一戎 (165)
对《民社党在浙江的内幕》的补充和訂正(二)	郑琴隱 (166)
关于第四輯郑琴隱所作一文的补充和訂正(一)	黃紹竑 (167)
关于第四輯郑琴隱所作一文的补充和訂正(二)	傅荣恩 (170)
关于第四輯郑琴隱所作一文的补充和訂正(三)	郑琴隱 (171)
关于“朱家驊給謝虎丞維持費”的問題	徐曙岑 (171)
关于姜丹书先生遺稿中一个人名的訂正	楊莘耜 (172)
我对第五輯两文的几点补充訂正意见	乐典 (173)

一、对《蔣介石空軍重要訓練基地——

(下轉正文84頁)

宁波癸丑独立記

沈 飈 民

小 引

辛亥革命时期，我参預旧民主主义革命。一九一一年冬，浙江光复，我回到家乡，任浙江都督府秘书。未几，任上虞县民事长。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九月，調往鄞县，这时民事长改为知事了。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癸丑）袁世凱图謀帝制的野心已露，至七月，“二次革命”爆发。宁波虽僻处海隅，亦于七月二十日（阴历六月十七日）宣布独立，以为响应。

宁波独立討袁，随各地“二次革命”失敗而告終，我被袁世凱逮捕下獄，顾乃斌被褫职，范賢方被通緝。其事仅二十天，若曇花一现，然錯綜复杂，牵涉較多。今我年逾八十，雅不愿重提五十年前之旧事，但浙江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屢促撰述，且参預斯役者，存者无几；虽有所述，語焉靡詳。念我既是宁波独立的首創者，应記其始末，务求真实，以供治史者的参考，因此写了这篇独立記。一九六三年八月沈祖緜猷民識于苏州，时年八十有六。

*

*

*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癸丑）袁世凱既窃政权，又投靠帝国主义，野心已露。先尽力消灭进步的势力；袁所畏忌的，不在軍人政客，而在倡义光复的人。如能芟尽革命党人，帝制才能迅速

推行。这样，三月二十日（阴历二月十三日）袁世凯派应桂馨刺死宋教仁；五月二十四日（四月十九日）驻扬州的第二军军长徐宝山被袁世凯派人假名送礼品，内藏炸弹，机发炸死。从此妄图称帝，局势更急。七月十二日（六月九日）李烈鈞首先占据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声讨袁贼。江苏、安徽、广东、福建诸省继之，“二次革命”在各地发动了。

这时，浙江省都督朱瑞态度暧昧不明，暗中与袁世凯通气。浙江的军队，原有第六师和第二十五师，自朱瑞当政，排斥异己，把第二十五师改编为独立第四十九旅，驻守宁波。独立旅旅长顾乃斌（子才），浙江武备学堂出身，是革命党人。独立旅兵力仅有两团六营，士兵约有四千余人。其它一个师，由朱瑞亲信的人率领。一九一二年九月，我担任鄞县知事。朱瑞对顾乃斌和我两人，素有顾虑。江西首树义旗，我们促朱瑞表明态度，他益惶遽不安。宋教仁被刺死后，我致电吊唁，表示愤悼（电文载《民国日报》），更为袁党所忌。

朱瑞拥护袁世凯，是有他自己不可告人的企图的。浙江军人派系复杂，朱瑞是南京陆师派，自谓“正统”；保定军官派附之，所谓“附品”；顾乃斌、张载扬是浙江武备派，所谓“土货”；蒋尊簋（辛亥革命后第二任都督）是日本士官派，所谓“舶来品”是也。派系互斗殊烈，自朱瑞驱逐蒋尊簋为都督后，虽拉拢了保定军官派，但牵制尚多，心中总觉得浙地太小，人事复杂，想夺江苏都督之职。朱瑞的打算，出兵助袁世凯军队攻打在上海的陈其美讨袁军，朱估计陈不堪一击，陈其美一失败，便可由杭、沪直攻南京，以打败黄兴，则江苏都督自然是囊中之物了。这是朱瑞的如意算盘。

但是，朱瑞所忌者，是宁波的我和顾乃斌两人。因为朱瑞虽借口经费支绌，把周承葵的第二十五师改组为独立旅，而独立旅

旅长顾乃斌原来是周承英师的旅长，又是浙江革命的出力者，为士卒所拥戴，不能猝尔调換。朱瑞乃施其阴险之計，于七月十八日（六月十五日）派都督府周凤岐从杭州到宁波，找顾和我两人，手出朱瑞亲笔密令，大意是：調駐甬独立旅的两营士兵，由旅长顾乃斌亲率，乘宁绍輪船开赴上海，协助袁世凱所派的郑汝成軍隊防守制造局，杭州也同时进军上海。并令沈知事速筹餉款。其真正的目的：⊖、若顾乃斌和我同意派兵和筹軍餉，也就是表示我们同意朱瑞的拥袁行动；⊗顾乃斌率领两营官兵赴上海，則宁波的独立旅，将归周凤岐掌握；周虽浙江武备派人物，斯时依附朱瑞；浙东軍权既归朱瑞，可无后顾之忧；⊘宁波为浙江全省富庶之区，軍餉也可无乏。

这是朱瑞的“妙”計，既可拖人下水，又可釜底抽薪，其計毒辣万分。幸杭州都督府中人，略知内容，先周到宁波，告訴我們，使我們有了警惕之心。（朱瑞被驅逐后，周凤岐任浙軍參謀长，有一次到上海，上海裕昌煤号總經理謝天錫为周設宴，在坐有张美翊諸人，周素不善飲酒，此次大醉，醉后把真相吐出。）

是日午后，顾乃斌来我寓所密商大計。首先研究杭州同志的信件，又分析了朱瑞的情况。我们一致认为朱瑞投靠袁世凱，太无識见。辛亥革命时，朱瑞在攻克南京后，为浙江計，如提兵北上，进驻韓庄，划河而守，可操必胜，这是上策；或拥兵上海，据制造局，与袁世凱抗衡，这是中策；回浙江夺蔣尊簋的都督，荣耀乡里，使浙江軍界四分五裂，派系猜忌，不能統一，这是下策。朱瑞已走了下策，今又卖身投靠袁賊，把浙人历年革命精神，完全付之流水，有何面目对吾浙人呢！当时我们越說越憤怒，商定拒絕出师和筹餉。我们又进一步商討策略，宁波有独立旅四千余士兵，加上警备队統領常荣清（品蓮）所管轄的九营，皆是步兵，和朱瑞的軍隊相較，我们既无炮兵，又无騎兵，数量

也悬殊，交战是力量不够的。我们拟派重兵进驻上虞百官，据曹娥江而守，按兵不动，以保住浙东一带，此其一；朱瑞原拟出兵上海，助袁为虐，今势必调回大军，以防浙东，内顾不暇，必不敢明目张胆的出兵助袁，此其二；上海讨袁军不致腹背受敌，此其三。这样就决定宣布独立，保境安民，以伸大义，这是据宁波一地独立的不得已的办法，以后就照此进行了。

事出仓卒，夜半我们邀请常荣清密商，常是山东人，为人正直，在宁波光复时，任宁波军政分府的副都督。当时他统领警备队九营，分散驻扎宁波上虞各地。事先顾乃斌已与他商量过，这次常正式表示：“光复时，攻打上海、南京的是浙军，现在助袁攻打上海、南京的又是浙军，介入（朱瑞字）是搞什么鬼？”同意我们的计划，态度坚决。又分别与镇海炮台司令、外海上警察厅长、地方巡防队长商谈，大家均同意。但目前军餉无着，如军餉筹足，则独立保境，可无问题。谈毕，鸡已报晓了。

在周凤岐到宁波时，革命党人王金发部下的会党人士，涌到宁波，约有四、五百人之多，把江北岸前后的旅舍妓院都住满了。他们见到“二次革命”爆发，策划在浙东行动，打算先在江厦一带起义，这是宁波金融集中之地。于是宁波商界大起恐慌，谣言四起，以为有人欲抢劫江厦，人心不宁。实际王金发部下早与顾乃斌联系，如宁波独立，他们拥护；否则，他们将举义旗。

七月十九日（六月十六日）清晨，鄞县县议会议长馮丙然（子藩）、商会会长費紹冠（冕卿）两人来訪，脸色惶惶，先詢問时局，顾乃斌說：“朱介入（朱瑞）派人来，要我出兵，帮助郑汝成作战，我将拒绝。”两人驟然一听，瞠目相視，默不作声。顾又继续說：“朱介入主意已定，为了封王拜相的大欲，不是我輩所可劝阻。我与沈知事协商多时，提出与藩老冕老商之：⊖朱介入今日的行动，认贼作父，如何对得住吾浙先烈？⊕我们

愿牺牲一切，树立义旗，使天下人不唾罵吾浙人。③现在革命党人云集宁波，如我们不独立，他们将取而代之。”

馮、費两人，一聞“独立”二字，虽有顾虑，鉴于近日情形，只要保境安民，对“独立”也默許了。馮、費并說：“聞有人欲搶劫江廈等处，知之否？”顾說：“我和沈知事对他们談妥了。惟不独立，恐有变化。”我亦說：“搶劫是謠言，但我已派巡防队队长王慧方率領士兵，駐防江廈，为安定人心計，所以沒有通知各团体。又独立之事，关系重大，要与各团体会商决定。并且独立以后，独立旅、警备队，外海水上警察厅、鎮海炮台、县地方巡防队軍餉如何筹划，亦應該商量。”馮、費并說：“各团体焦急万分，我们来时，已聚集商討，等候我们回去开地方紧急會議。”

商談至此，已十时許。我随馮丙然、費紹冠出席地方紧急會議；而顾乃斌去回复周凤岐，周即刻赶回杭州报告朱瑞去了。

我们到了会场，见宁波各团体負責人咸在，人声嘈雜，“独立”、“非独立不可”之声，不絕于耳。盖事先已有革命党同志进行鼓动工作。其时商困中的爱国人士，也义形于色。把很大的会场，挤得水洩不通。馮、費两人立即召集少数主要人物入內密談片刻后，遂进会场，脸上均有喜色。費紹冠报告，大意是本地治安，可保无虞。惟各地党人，聚集此地，想在宁波举义旗。目下情形，非宣布独立，一无办法。大家有妥善的办法嗎？当时会场同声高喊“独立、独立。”費又提出独立后軍餉如何筹划，当时各业即签名认款，并开出支票，立即筹到十二万元，可见人心所趨。次日和丰紗厂送来支票一紙，計二万元，因款足退还。

会后，我和顾乃斌商定，暫以县政府和旅司令部为主，不增添机关。定于次日，正式宣布独立。

七月二十日（六月十七日）晨，我和顾乃斌的会銜布告，张

貼在市鎮要道上，內容很簡單，有“鑒于地方治安，自出示之日起，即行獨立”等語。于是寧波正式宣布獨立了。

王金發部下見寧波已獨立，于清晨率領三百餘人，乘火車赴百官。因寧波獨立，較上海討袁軍攻打製造局提早兩天。所以他們趕往上海助戰去了。江北岸的旅舍客人走了一大半，謠言漸息。深恐獨立後，物價波動，與商會商議，召開會議，規定銀元市價每元折銀七錢三分，不准任意漲落。大筆貿易，由錢莊一律照規定折算過帳辦法^①，暫定以兩個月為期。于是物價安定，商市熱鬧如昔，到處議論獨立之事。下午常榮清派警備隊第二營營長楊紫庭率領全營赴上虞百官，在曹娥江防守。楊營長，河北人，以驍勇善戰著，故派他防守要地。顧乃斌也將獨立旅調動妥當。顧、常治軍嚴明，秋毫無犯。加上寧波愛國人士支持，獨立開始，情形正常。

寧波宣布獨立，寧波出版的《四明日報》首先披露，上海《民國日報》等相繼刊布，于是國人知浙東獨立。寧波旅外人士，紛紛函電鼓勵，我還記得北京友人來信說：“寧郡為海疆門戶，諸賴大力維持。秩序井然，尤為人所難能。昨接薪（盛炳偉，薪傳）讓（張美翊，讓三）兩老及季衡（陳時夏，浙江省議會議長）賜書，足征公與子才（顧乃斌）苦心經營，保卫桑梓，無微不至。”上海、杭州的人，甚至跑到寧波來一觀了。

宣布獨立的前一天（十九日）清晨，戴季陶從上海來寧波，云奉孫中山先生的指示，到寧波組織革命力量，發動討袁。見寧波獨立之事，已布置停當，將於第二天宣布，戴亦感到高興。告我陳其美等在上海組成討袁軍，不日攻製造局。并說：“袁軍鄭汝成部辛亥在山東獨立時，與國民黨頗有聯繫，陳一進攻，鄭就

^① 寧波貿易，向例銀元作價，可由錢莊任意漲縮，這次加以限定，以防物價波動。

可把制造局献出。”我对戴說：“此次战争，非辛亥之役可比。当慎重出之，不要上郑汝成的当，国民党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戴說：“你太过虑了，此事有十分把握。”戴建議宁波設立司令部。我們說：“地方偏僻，經濟不足，首先保全浙东，不宜大张旗鼓，只好因陋就簡，聊尽心力罢了。”戴见宁波独立已成事实，相約与上海互为策应，就赶回上海。七月二十二日（六月十九日）陈其美組織討袁軍攻打制造局，不幸才一交战，討袁軍就崩潰了。同时袁世凱宣布了“討伐令”，向“二次革命”发动的地方反扑。由于上海討袁軍的失利，当然宁波独立受到一定的影响。

是时范賢方（仰乔）为浙江省司法筹备处长，在辛亥革命时期，范一度任宁波軍政分府執法部长。一九一〇年浙江拒款保路运动，范曾率領旅沪同乡三千人乘火车至杭州，直冲撫署請愿，是革命派人士，为人心直口快，素有“大炮”之号。宁波独立，范回来极力贊同。见二十二日上海討袁軍发动，就主张大张旗鼓，率兵进攻杭州。顾乃斌半开玩笑的說：“我旅缺乏‘大炮’，只好联络民众，和杭州斗智，不能斗力。”我也說：“我輩独立，志在討袁。阻止朱瑞不投袁賊，不宜兵戎相见。”

范殊憤憤，就在外宣扬“进军杭州”了。朱瑞获得情报后，立派軍隊赶往曹娥、东关布防，与宁波的軍隊隔曹娥江对峙。朱瑞出兵上海一事，遂被牵制，无法实现了。宁波所派的第二营营长杨紫庭始終坚持保境安民为主，防守两个多月，虽駐曹娥、东关的朱瑞軍隊不时挑衅，不予反击，仅有小小接触，或夜間鳴枪示警，未有战斗。商旅往来，絕少虛惊。

七月二十一日（六月十八日）我和顾乃斌到江北岸一带視察，看到人心更安定，商人买卖，均以七錢三分銀元折算。商团也协助維持治安，宁沪海船，照旧行駛。下午巡防队长王慧方报

告，从百官开来的火车乘客說：有一批人結队赴绍兴，高呼“独立”，被省警备队总司令徐乐尧的馬队所冲散，绍兴城现洋涨价云。知绍兴也有革命党人进行独立活动。

七月二十二日（六月十九日）周凤岐又从杭州来宁波，出示都督密令，并說：“你们办得尚好，杭州有許多人劝都督独立。如上海陈英士（其美）得手，再看情形……”，語未及半，范賢方闖入，劈头就問周凤岐：“恭先（周凤岐的号），介人（朱瑞的号）几时独立？”周答：“我不知道。我在杭厌烦，請假訪友，对时局一点不知。”范也知周假話，坐須臾，范有事外出，周乃拿出朱瑞亲笔密令：“宁波此次举动，情出无奈，为本都督所深悉。茲派員前往宣慰，万望勿动干戈，致两浙糜烂。此余衷曲情形，望慎重轉达。所虑者宁波軍警林立，軍餉問題，本都督日夜所忧，已令行鄞县政府設法。为此密令，无宣。”（回忆所及，恐与原文稍有出入。）

我们看了密令，明知是朱瑞的鬼計，一方面，效忠袁世凱，一方面，坐观“二次革命”的成敗，为自己留有余地而已。顾乃斌对周說：“我们不动一兵，恭先，你可按舊去看。”周答道：“路过百官，該地有軍隊設防。”我說：“該地系品蓮（常荣清字）防地，原有駐軍。”①

至此，周凤岐始无言。

这次周末，暗中带来了朱瑞手下的一批偵探特务，以捕风捉影之事，日向朱瑞密报。（朱瑞被逐，死于天津后，我曾在杭州看了宁波“二次革命”的案卷，故知之。）周凤岐当天回杭。嗣后每隔一、二星期，必走宁波一趟，作为朱瑞坐探，逗留在宁波。

① 常荣清統率的警备队，防地至余姚、上虞而止。绍兴别有騎兵营駐守，不在常防地之內。

同日，我接到巡按使屈映光（文六）和財政厅长張壽鏞（詠寬）两个指令，令我籌軍餉。但因宁波獨立，所以發令的日期是倒填的，填寫獨立以前的日期。

七月二十三日（六月二十日）紹興金城（湯侯）从上海來宁波。金應旅滬浙江同鄉朱福詵（桂莘）的委托，为了兩浙免遭兵燹，要求我們取消獨立。朱福詵是朱瑞之叔，浙江拒款保路運動他也積極參加，一九一一年朱充“保路會”代表。彼此極熟。也知朱福詵心術無它。金并轉達宁波旅滬人士的意見，我和顧乃斌、范賢方等皆相晤談。金城不辭溽暑，为此事往返多次。（詳本輯金湯侯《癸丑勸告宁波取消獨立的經過》一文，相同的不再贅。惟金文日期有出入。）

到了八月八日（七月七日），得悉廣東、安徽已取消獨立，“二次革命”不利電訊，紛紛傳來。最主要的，上海討袁軍的失敗，使宁波愛國人士頗為震動。而且這次只有少數知識分子參加，有些人根本不知有此義舉，因此基礎不穩，極易動搖。這時范賢方見勢頭不妙，首先跑到日本去了，不免影響了我們的鬥志。宁波的部分人士，以前本來是堅決果斷的，這時不免洩氣。有人坦率向我表示：“大勢所趨，以宁波一隅，抵抗到底，前途堪虞。”尤其宁波的資產階級人士，顧慮袁世凱勢大，若與朱瑞勾結，海陸進攻宁波，那時生命財產，將遭到破壞。商會屢屢探詢我們的動態，有惶恐的表情，各團體繼之，也議論紛紛，加以朱瑞所派特務造謠中傷。這樣革命情緒益低。此時袁世凱受到帝國主義支持，出賣利權，多借外款，擴充軍隊，鎮壓革命。善后大借款已有成議。又以甬海鐵路作抵，向比國借二億五千萬法郎；以同成鐵路作抵，向法比鐵路公司借一千万鎊。報載浙之三門灣有出賣給意大利的消息。於是大家注意力从獨立轉到三門灣方面去了。這時金城又來宁波，建議借三門灣事致電朱瑞，一則

反对出卖三門灣，一則与朱瑞通电联系，即是取消独立的表示。有人贊同。我与顾乃斌密商，全国形势，对我们不利，而宁波及旅沪人士也請取消独立，回想我们以宁波一隅，宣布独立，原是：①伸浙人的正义；②阻止浙軍出师助袁；③地方不遭兵祸。这三項已做到。至于我们两人，自独立之日起，原抱定一切置之度外的决心。乃即邀警备队統領常荣清、县議長馮丙然、商会会长費紹冠等数十人商討，大家只考虑地方安全，其他唯唯而已。于是决定起草一电，經金城从旁斟酌，发给朱瑞，內有力爭三門灣，不可抵押他国等語，詞甚簡短，这是八月八日上午的事。下午即接朱瑞复电，力贊顾全大局，省亦力爭云云。从此宁波独立取消，屈指宁波独立，仅二十天罢了。

宁波取消独立，我和顾乃斌仍維持治安，等待后命。宁波当时安靜如昔，好象沒有发生什么事变似的。我考虑到独立时所筹軍餉十二万元，应在我离开前还清，以免枝节橫生。就請商会会长費紹冠連夜派人持文赴杭州，向巡按使屈映光、財政厅长张寿鏞請求归还。出人意外，屈、张批示：“商业困难，逕先归还。”我馬上在收到錢粮項下逐日归还，了結此事。后来我被逮捕时，果不出所料，朱瑞想詐吞此款，派員密查，因手續齐备，朱亦无可奈何。

九月一日（八月一日）张勳攻陷南京，“二次革命”結束，朱瑞以为拥袁得計，更加反动，就不顾信用，将宁波“二次革命”經過，加上他的誑报陷害，派員送往北京袁世凱处，以图邀功。杭州友人得报，星夜专程到宁波，告我此中阴谋，望自加防范，最好出走一避。我以这时袁世凱特务已密布，且不愿亡命日本，以靜待变。并把内幕告顾乃斌，他也不愿流亡出走。至十月一日（九月二日）袁世凱下令，“顾乃斌褫职查办”。郵紳张美翊（让三）从上海派专人送来一封信，內云：

“朕公左右：晨起閱報，駭見顧君褫職命令。吾輩苦心孤詣，保全地方，籌借商款，一番好意，概付东流。

“願君力持大体，听商民自由，御兵士有法，何負于大府，何負于地方？下此辣手，是棄吾浙东矣！軍事尊嚴，誠非人民所能干預。然关系吾浙生命财产，正賴願君始終保障，此后何所措乎？

“鰲公（湯壽潛鰲仙）去杭，聞今日重来，拟即电催。刻先与洽老（虞和德洽卿）諸公密商办法。另有函致省（盛炳輝省传，又号薪传）、浚（章述浚許泉）、冕（費紹冠冕卿）、季（陈时夏季衡）諸公，祈分致。共同筹議，勿迟勿慌，格外鎮定。軍界水陆各团体，求公联络劝告。并求願君通諭安謐。吾乡自有公論，断不肯令好看受屈，长材遭毀，庶民国前途尚有豸乎！密达，敬聞台祉。

省心叩十月初一日”①

我接到张信的同时，十月二日（九月三日）接到袁世凱的命令，有“沈祖緜着即褫職，交該都督从严查办”等語。这时周凤岐接任独立旅长，行为囂張，非复坐探时的作风了。馬上自己帶兵把我逮捕，即日押赴杭州都督府。經宁波人士多方营救，旅沪浙人也派代表数十人至杭交涉，朱福詵也派儿子赴杭晤朱瑞。宁波人甚至表示，沈不释放，宁波即要罢市以抗。（我已在獄中，仅略知一二。至于沪、杭、甬各地营救电函，目的只要我能释放，措詞有曲解宁波“二次革命”之处，出獄后才知之。）朱瑞在各方压力下，又为自身計，不敢下毒手。十月二十六日（九月二十七日）袁世凱命令：“沈祖緜着即褫職，永不敍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②”我就离杭州到上海。顾乃斌褫去旅长职务。范賢方已亡命日本，通緝了事。至此宁波癸丑独立之事，全部了結了。

①这信原稿，尚保存在我处。

②袁世凱命令較長，有五百字左右，全文見袁政府公报。